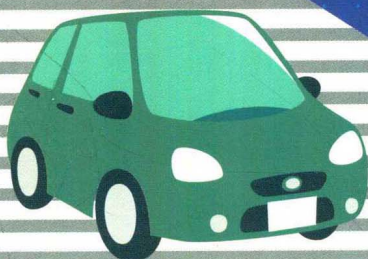


Isaka
Kotaro 06

汽油生活 伊坂幸太郎

ガソリン
生活



汽油生活

(日) 伊坂幸太郎 著
潘璐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GASOLINE SEIKATSU by Kotaro Isaka

Copyright © 2013 Kotaro Isaka/Cork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otaro Isaka arranged through Cork, Inc.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汽油生活 / (日) 伊坂幸太郎著; 潘璐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6.2

ISBN 978-7-5133-2019-1

I. ①汽… II. ①伊… ②潘…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7191 号



谢刚 主持

汽油生活

(日) 伊坂幸太郎 著; 潘璐 译

责任编辑: 邹 瑁

特约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mm×1230mm 1/32

印 张: 11.12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6年2月第一版 2016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019-1

定 价: 3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1	Low 引擎低鸣
107	Drive 潇洒驾驶
221	Parking 停车入位
339	尾声

Low——

引擎低鸣

能量燃烧，活塞飞动，车轮急转，这样的动感让我切身体会到自己正活着。一路奔驰不息无疑是我生命中的快事。

不过，发动机停转、电子仪器关闭的停车状态，我也不讨厌。

如果有其他车辆做伴，我们可以聊聊天，交换一下手头掌握的有关各种社会事件的信息。倘若只有我自己停在那里，那也不妨悠闲地眺望四周的风景，任由思绪驰骋。有时我会想象下次引擎发动时的情景；有时，凝望着纷纷飘落的树叶，聆听着附近车辆通过的声音，我会开始思考某些深刻的问题。比如，人类与动物，与我们汽车之间，有哪些共通点和差异。

清晨，我会因身沾鸟粪而沮丧。黄昏，我会为长翅的黑蚁一同飞舞的壮观景象而惊叹。偶尔，人类的几句闲谈也会让我心生欢喜。

非要说让我感到厌烦的事，就是堵车吧。那时既没有奔驰在路上的喜悦，也不能平心静气地思考。

在大排长龙的马路上，只能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车辆间距很小，大家都在焦躁不安中一点点往前蹭。当然，我可以与附近的车子聊几句。但是，车内人类的焦虑与疲惫往往也会影响车辆，所以我们很难心平气和地交谈。

现在就正处于这种状况……

这条公路从名取市出发，双向都是单车道。我沿着其中一条一路北上，向位于仙台市内的自家住宅前进，结果被堵在途中。我所在的车道堵得满满当当，红色的刹车灯连成一排，大家都以龟速移动，一直处于将停不停的状态。而反向车道却是空荡荡的。

这种事已经司空见惯了，反正总是只有自己所在的车道堵车。

坐在驾驶席上握着方向盘的是望月良夫，他的紧张通过手上的力道传达给我。

两个月前，就在迎来二十岁生日后不久，良夫取得了驾照。今天是他第五次开着我出门。他总是很守规矩，时常通过后视镜确认情况，速度适中，也不会乱踩刹车。

前几天，望月家的妈妈望月郁子还说：“新手开车一般都比较安全。一旦熟练了，开始疏忽大意的时候才容易出事呢。”她答应为良夫出一半驾校的学费，而良夫要在每天早晨开车把她送到地铁站。良夫拿到驾驶证后，就开始履行这个约定了。

“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到疏忽大意啊？我都等不及了。”

听到良夫的话，郁子笑眯眯地说：“这样不是挺好的嘛。我呀，小时候总想快点儿长大，可是一旦长大之后，想踩刹车都来不及了。”

“对了，亨。”良夫紧紧握着方向盘，一边开车，一边问坐在旁边、年仅十岁的弟弟望月亨。

“什么事？”

“你刚才买的那个塑料模型是什么，高达吗？”

亨的座位前面放着一个玩具店的袋子，里面装着一个盒子。今天，两人去了一趟位于仙台机场附近的影城，回来的路上顺道去玩具店逛了逛，好像就是在那里买的。我在停车场，因此并没有目睹买东西的场景，不过应该差不离儿。

“哦，这个吗？这是龟霸。”亨把盒子从袋子里拿出来。关于高达，我也略知一二，他们在车里谈到过这个动画，我也从其他车子那里听说过。据我所知，高达好像是一群机器人打打杀杀的故事，而且剧情比较黑暗，同时也有一定深度。亨拿着的那个不起眼的茶色盒

子上画着一个脑袋很大的机器人，这就是他所说的龟霸吧。

“啊？”良夫惊呼，“亨，前几年你不是还说龟霸样子很丑吗？”

“没错，我是说过。”

“那你还买？”

“那个时候啊……”亨严肃地噘起嘴，一脸成熟，根本不像个十岁的孩子，“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儿，不了解它的好。”说着，他抱紧膝盖上的盒子，“龟霸其实超级棒哦！”亨脸上浮现出无比崇拜的表情。

良夫扑哧一声笑出来。

“是这样啊，那时你还是个小孩儿啊。”

这个十岁的孩子说出什么话来我都不会吃惊。如果真有心理年龄这个概念的话，亨恐怕比望月家的其他人都要年长。换句话说，单论心理年龄，亨已经是个大人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望月家的共识。

“喂，哥哥，你知道这个人吗？”

“哪个人啊？”

“这个人。”亨把摊开的杂志拿给良夫看。

当然，良夫无暇旁顾。

“我不能东张西望，前面都是弯道，你直接说是谁不就行了。”

“这本杂志掉在座位旁边，估计是妈妈掉的吧。你看，就是这篇报道。这个人就是《闪闪太阳君》的创作者吧。”

“哦，你说丹羽啊。”良夫的语气里多少流露出几分轻蔑，“那家伙不是创作者，他爷爷才是。他爷爷在战后不久创作出了太阳君的插画。”

“那杂志上报道的这位丹羽先生算是干什么的呀？”

“他作为创作者的孙子，现在是这个角色的版权所有者吧。”

我也知道这个太阳君。一名卡通角色，是个外形极其单纯可爱

的太阳。在城市中穿梭的时候，我常常可以看到身穿印有太阳君衣服的小朋友，在购物中心前也能看到画着太阳君的大型海报。

几年前，在停车场邂逅的一辆北斗星^①曾给我做了一次有关“闪闪太阳君”前世今生的讲座，他那种着迷的劲头让我大为惊叹。仔细一看才发现，他里面摆满了太阳君的各种周边产品。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不久，丹羽的祖父为了鼓励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孩子，开始用手工制作的连环画为他们讲故事。他没有创作新故事的能力，于是以《桃太郎》或《一寸法师》的基本情节为框架，安排了一个有手有脚、外形十分简单的太阳作为主角。这就是太阳君的诞生经过。他每周赶赴受战火摧残的地区为孩子们表演。起初只有两三个孩子前来观看，但由于没有其他娱乐活动，所以，随着表演次数的增加，他的人气也越来越高。比起他讲的故事，孩子们更喜欢太阳君这个角色。也许是因为构图非常简单，什么角色都可以模仿的缘故吧。久而久之，比起讲故事，介绍太阳君占据了更多的时间，故事中的配角也逐渐增加，比如其他与天气有关的卡通形象，云朵姑娘、雨滴宝宝，等等。孩子们也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太阳君的弱点是什么？”“云朵姑娘和太阳君的关系好不好？”丹羽先生就即兴做出回答。一来二去，各个角色的设定也逐步丰满起来。

再加上后来太阳君的故事被美国拍成动画片，并以“进口片”的形式在国内广泛传播。

“太阳君是划时代的杰作。”滔滔不绝地讲述这段历史的北斗星

^① Wagon R，日本铃木汽车的一种车型。

接着说，“因为它正体现了‘简约才是美’这句话。天气是一种普遍现象，其中‘太阳’是‘晴朗’的象征。灿烂的光芒无人不爱。其他的角色，比如云朵姑娘、雨滴宝宝，也都以简单明朗的构图取胜，可以说非常讨巧。而且，太阳君系列在市场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简直就是奇迹般的角色啊。”那些奇迹般的角色就摆在车里，北斗星应该以此为傲吧。

而此刻，驾驶着我的良夫说出了类似的话，但口气轻蔑，毫无崇敬之意。他说：“天气什么的不就是普遍现象嘛。太阳的样子那么简单，谁画出来的都差不多。别人只是无意中画了个相似的太阳，又无剽窃之心，就搬出《著作权法》让人家支付形象使用费。还有云彩、雨滴，都是一样的。明明是为了取悦孩子们的卡通形象，却一个劲儿地强调使用权、使用权什么的。”

“你说谁啊？”

“就是丹羽啊。周刊杂志上登的那个男人。就是因为是创作者的孙子，便拥有太阳君的所有权。真差劲。”

米老鼠和面包超人都做得挺好，但只有太阳君这么过分，良夫继续咬牙切齿地感叹。

“听说那位创作者生前住在仙台，那他的孙子也住在仙台吧？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呢。”

“那个人算是富三代，都四十多了，从来没有正经工作过。”

“真的吗？”

“他就靠着爷爷的遗产过日子。自己没有任何创造，祖辈开采的油田里冒出的原油就够他吃香喝辣一辈子了。”

“可是，哥哥你也没有正经工作过呀。”

“我还是学生呢。”良夫生气了。

“这位丹羽先生虽然没有工作，但他肯定缴纳了很多税金，还有地方税之类的。所以他说说不定比你的贡献大多了。”

小学生懂什么缴税的事，良夫并没有这样说，从比他小十岁的弟弟口中听到这种不像孩子该说的话也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他只是说：“亨，听好了，我和那个叫丹羽的不同点在于……”

“在于有没有油田？”

“不。在于有没有上进心。”

“上进心？”

“我有上进心。”

“说不定丹羽先生也有。你看，太阳君不是总在节目的最后宣布‘明天太阳也会升起’或者‘只要那里有太阳！’嘛。这些台词应该就体现了他的上进心吧。”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创造太阳君的是丹羽的爷爷。我承认他爷爷是个伟大的人。虽然他画工很糟，作品中也感觉不到太多创新性，但是他抢先一步把太阳塑造成卡通角色，在这一点上功不可没。然而，他孙子这个人很没用，并没有什么贡献。”

“他在管理油田啊。”

“使用太阳君角色的申请书送来，他就盖个章再送回去，并把银行账户告诉人家，让人家打钱。他要干的也就这些吧。”

“还有和美女交往呢。”亨指着杂志说。

怎么回事儿？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我推测这本周刊杂志恐怕报道了些丹羽与美女交往的绯闻。我们习惯于通过想象力来填补人类对话中没有说明白的部分。

“那件事啊……”良夫突然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让我很失望。”

我本来很尊敬荒木翠的。”

前面的车子前进了，为了不落后我也稍微向前挪了挪。动一动，然后又停下来。

“荒木翠？就是和丹羽交往的美女吗？这么说，这位荒木女士也住在仙台喽？”

“是的。你刚才说什么呢？不知道丹羽倒无所谓，但是不知道荒木翠可就太孤陋寡闻了。”

“这个女人很厉害吗？怎么厉害了？”

“待会儿你上网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了解情况的人问问不就行了嘛，让我来搜索一下哥哥的知识储备吧。”

“真是的，详细说明很麻烦的。简单说吧，荒木翠十年前结婚，然后息影，一直居住在仙台。她家原本就是仙台的名门，是个非常有名望的家族。”

“但是，哥哥，我有个问题！荒木翠女士已经结婚了，对吧？”

“没错。她和一个圈外人结婚的事在当年还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呢。”

“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我想想……好像是公司职员，搞研究的。医学方面的研究。”

“医学方面？”

“怎么了？”

“医学的哪个方面？完全没说清楚嘛。”

“好像是免疫方面的吧。”

“免疫？免疫什么的？但是她都结婚了，还和那个油田先生，呃，丹羽先生搞婚外情啊？”

“就是说嘛。”

“哥哥，话说婚外情是什么意思啊？”

“啊？”

“我知道婚外情是指与结婚对象以外的人关系密切，但是具体是干什么的呀？”

良夫微微扭头瞥了一眼弟弟的侧脸。

“你这个小人精，我真不知道该给你解释到什么程度。”

“总之，丹羽先生不工作，还照样能赚钱，对吧？”亨合上杂志，放到一边。

“听说他成天宅在家里鼓捣电脑。就这样，还是腰缠万贯的富翁。羡慕死了。”

“只要那个真的太阳不起诉他侵犯肖像权，就一切平安无事。”

“你连肖像权都知道，还不知道婚外情吗？”

“我知道婚外情的概念，现在我想知道的是它的具体内容。”

“小孩子不知道就算了。”

然而，堵车不能就这样算了。

我忽然下定决心，冲从对面方向开到近前的车子问道：“你知道为什么堵车吗？”

那辆白色的本田洞察者（Insight）与我擦肩而过时告诉我：“再忍耐一下吧，前面一百米远的地方发生了事故，正在处理。过了那里就畅通无阻了。”

畅通无阻，我好喜欢这个词。要是永远都能畅通无阻就好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再走一百米就可以摆脱交通阻塞了，我也想把这个消息告诉良夫。

洞察者说得没错。又走了将近一百米，我看到两辆事故车停在

路边。白色的雷克萨斯和白色的面包车，车体都没有重大损伤，可能是追尾了吧。身穿制服的警察站在旁边，正向司机询问情况。

车流中的一环因事故而崩溃，于是才会造成全线堵车吧。雷克萨斯居然也会遭遇这种事。对于老式汽油车来说，威风凛凛又是混合动力的雷克萨斯一向是我们敬畏和羡慕的对象，就像进化过程中的未来生物一样。

也许因为地球资源有限，人类在私家车燃料方面进行了种种尝试。因此，现在不仅有汽油车，还有混合动力车和完全电力车，以及柴油车。

“你们没事吧？”行驶到跟前的时候，我向两辆事故车打招呼。

没有回应。他们全都沉默不语。

发生事故的车都会受到不小的打击。车辆相撞自不必说，就是车身侧面与墙壁或电线杆发生剐蹭也会让车子十分郁闷。两年前，我也体会过这么一次。那时，我正在一家大型家电商场的停车场里发呆，忽然被一辆从后面开进来的车撞个正着。当时我都吓得忘记了疼痛，只是担心自己会不会因为这次事故而被迫报废。

虽然我知道自己还能继续工作，但我不清楚车主望月家会做出怎样的判断。修车很麻烦，所以索性放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而且车检日期就快到了，这让我越发忐忑不安。我感到一种生命即将终结的绝望。这种小事故都把我吓成这样，如果遭受更加严重的冲撞，那种恐怖实在是难以想象。

“你知道宇宙吗？”扎帕曾这么问我。

扎帕是我的邻居兼友人（准确地说应该叫邻车兼友车吧），是住在望月家隔壁的细见先生的爱车。我们的车位相邻。

他是辆白色卡罗拉 GT，车载音响里放的总是弗兰克·扎帕^①的专辑。也许因为车主细见先生是弗兰克·扎帕的铁杆粉丝吧，卡罗拉的车牌号“三八”也被读作“扎帕”^②，久而久之我们都管他叫扎帕了。年近六十的细见先生是市内一所小学的校长，据说他每次给学生讲话时都会说一句：“希望你们去听听弗兰克·扎帕。”

细见先生在这一带很出名，他喜欢弗兰克·扎帕的事也人尽皆知。望月家的人有时也会苦笑着说：“让孩子听弗兰克·扎帕，那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宇宙？你是说天空另一侧延伸出去的宇宙？”我反问。

扎帕说是的，就是那个无边无垠、黑漆漆的宇宙。

“那又怎么了？”

“我听说与人相撞的车子的灵魂会飞向宇宙。”

“什么意思？”

“在没有尽头的黑暗中，无法思考、孤单寂寞、神志不清，永远不能再回来。”

“是这样的啊。”

“是的。弗兰克·扎帕说过：‘人期望做到的事有百分之九十九做不到。’讲得很好吧？”

“我可没觉得有多好。”

“据说细见先生经常在早上对孩子们说：‘听好了，人们做的事有百分之九十九会失败。所以没什么害臊的，因为失败很平常。’

①弗兰克·扎帕 (Frank Vincent Zappa, 1940-1993)，美国作曲家、创作歌手、电吉他手、唱片制作人、电影导演。在他超过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中，音乐作品涵盖了摇滚、爵士、电子、管弦乐等多种风格。

②“三八”与“扎帕”在日语中发音相近。

很励志吧？这才是学校应该教给孩子的。不过话虽如此，人身事故是决不能允许的失败。”

原来如此，是这样的，没错，我懂了。

通过警察的巡逻车后，前面就不再拥堵了。

“太好了。”驾驶席上的望月良夫说。

发动机的活塞有节奏地运动，让我神清气爽。天色渐渐转暗。周日的下午，望月家的主人望月郁子应该在准备章鱼小丸子吧。每周日晚上做这道菜是望月家的惯例。

“圆香今天上哪儿去了啊？”良夫问。从刚才的车道左拐，进入一条单行窄路，前后都没有车，左右都是广阔的土地，这让良夫放松下来，开始担心起比他小三岁的妹妹。“她一大早就跑出去了。”

“啊，她呀，我估计她看电影去了。和江口先生一起。”享用理所当然的语气说道。

“江口先生是谁？”

“姐姐的男朋友啊。”

“什么？！”良夫惊呼，并扭过头看向副驾驶席，“她有男朋友了？”

人们似乎很少意识到自己与他人视线交汇时身体也会做出动作。不要看旁边，快看前面！良夫听不到我的大声疾呼。他向左转身时也带动方向盘向左转动，方向盘一动，我自然也要跟着转向。路很窄，电线杆近在咫尺。要蹭到了！我一阵恐慌。就在这时，车轮突然向反方向扭转，副驾驶席上的享用右手使劲儿把方向盘往两点钟的方向旋转。右侧是一个包月停车场。为了安全躲开电线杆，良夫开着我一头冲向那里。“哥，慢慢踩刹车！”亨大喊。

停车场很大，沙粒与轮胎接触，发出尖锐的摩擦声。良夫踩下